

<<英格堡的冬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英格堡的冬天>>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2972

10位ISBN编号：7535422977

出版时间：2002-2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阿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英格堡的冬天>>

###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说说男人如何卖身，女人如何卖身的书！

副标题是“九丹情人写九丹”，很惹眼呀！

九丹以《乌鸦》而噪名于世，被人戏称为脱光衣服写作的高手。

最近又出版了《新加坡情人》，更是惹起文坛一阵躁动！

以九丹情人面世，也就充满了些须神秘！

可惜，彼情人不是此情人，读者看官不要搞错！

不过，这位九丹国内的情人在抖露隐私、床第描写上毫不逊色于九丹，被戏称为中国的劳伦斯！

### 本书前言

## <<英格堡的冬天>>

### 作者简介

阿伯，文学硕士，善于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复杂而忧郁的情感，并透出他们内心的脆弱与欲望之间的矛盾。

被其经常出没于“藏酷”的艺术界朋友戏称为中国的劳伦斯。

## &lt;&lt;英格堡的冬天&gt;&gt;

## 章节摘录

书摘 他从铁丝上拿下她的毛巾，让她擦泪。

她没有理会，说不用毛巾，于是他就为她轻轻擦，她推开他的手说：“别乱拿，这是洗……洗……”她犹豫了一下，猛地笑起来，说，“这是洗屁股的，谁让你乱拿的！”他也忍不住笑了，但心中的冲动使他抑制不住把她的头搂在小腹前，用手为她擦泪。

她先是默许了，可当他把她抱得更紧时，她坚持着把他推开，说：“好了，你坐下。”

他沉吟地站了一会儿，又轻轻抚摸她的脸，并仔细看着她的眼睛。

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住了吻她额头的想法，再次坐回原处，默默地吸烟，以平静自己的情绪。

哭泣和笑声使她明显变得轻松了，在她被泪水洗刷得苍白的脸上开始有了在银行里巴结行长的那种微笑，她说：“想不到你还会为别人擦眼泪。”

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在我童年时，每当我伤心落泪，那么渴望一只温暖的手为我擦泪，但渴望只能是奢望。”

在我最最弱小的时候，没有人可怜我、同情我，其实，我与其他那些男女们的愿望实在是不同，知道吗？”阿伯想不到自己竟也进入了角色，他深沉地望着王瑶，眼睛因激动而发热，他们互相对视着。他继续说，“在许多时候，从童年到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在我伤心疲惫时可怜我，怜悯我，同情我！”王瑶先是有些吃惊，但很快地她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亲切了，她说：“你的话我都可以接受，但我想如果换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反感，因为人怎么可以乞求别人对自己的怜悯呢？”阿伯苦笑着心想：被文明毒化了的神经变得麻木而虚伪，热爱读书的少男少女们进入了一种模式，他们总认为自己还有几分尊严和高贵，以为自己可以不必接受施舍，他们学着愚蠢透顶的电影演员的腔调，他们老是说，你在怜悯我，同情我？我绝不需要。

王瑶就是这样，但她是女人，你应该原谅任何女人的蒙昧和愚蠢，她们的内心因虚荣而特别缺少自己独特的东西。

阿伯在这一刻仿佛突然体会到了与女人相比他在智力上所显示出的优越感。

王瑶显然被他的语言所打动，她说：“我很喜欢听你讲话，不知其他女孩子有没有对你说过。”

阿伯立刻冲动了，他起身又走到她床边，轻轻抓住她的手。

她问：“干什么？”他不吭声，只是轻轻抚摸她的手。

她没有表示不满，只是说：“你坐回去，咱们说会儿话不好吗？”他说：“不……不好。”

她抬头看看他，又把头低下来。

他坐在她的旁边，开始搂她，当他把她整个身体拥进怀里时，感到了她的乳房是饱满而结实的，她的身体也很丰润，并散发出一种青春女性的热量。

王瑶与阿伯商量了一个早上，终于决定一人拿出二百五十元共同给这个张总买东西。

在国贸的精品屋时，王瑶忽然笑起来，说：“每人二百五，咱俩这次真成了个‘二百五’。”

阿伯说：“你不要老是扫兴嘛！”当开始付钱时，阿伯把自己的钱交给王瑶，他感到像是割身上的肉那样痛苦，忍不住说：“唉，钱没挣上，反而又要出血了。”

王瑶温柔地看着他说：“我知道你用钱的地方比我要多，我来买这个礼品好吗？别这样看着我，我是真心的。”

阿伯脸红了，说：“你这样我会难过的。”

王瑶说：“秋天了，我见你连一件毛衣都舍不得买心里就特难受。”

王瑶边说边把他伸过来的抓着二百五十元钱的右手推回去，又说，“我最近总在想，如果咱们能躲过这次大难，那我一定要为你织一件毛衣。”

阿伯觉得自己的眼睛一下就湿了，他想不到竟会在这一刻哭泣，王瑶的关怀使他想起童年时的母亲。

他想擦泪又怕王瑶为自己擦，就转过身去，引得其他的购物者惊奇地望着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

王瑶说：“别这样好吗？我不再说什各了。”

阿伯说：“你最好什么也不要再说。”

## &lt;&lt;英格堡的冬天&gt;&gt;

” 他们充分地享受了一种文明。

记得王志出来时说，有一天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大厦。

阿伯当时说，我没你那野心，有一天我只要能在这儿睡一晚上，就满足了。

此刻，阿伯想自己当时定的标准是否太低？这是否预示着此生终将是个人物呢？事实已经证明了王志的优秀，但也许爬得高，摔得狠。

阿伯很希望王志真地从一个高处摔下来，应验这句老话。

阿伯想不到这么快就能满足当时的心愿，人世间的轮回实际上是很快的。

保安为他们开门时阿伯仔细盯着这个高个儿的青年人，自从那次挨揍之后，阿伯痛恨一切保安，全然忘了他们也是可，冷阶层的人。

丛小波说：“一人一间房，把身份证都给我。”

” 丛小波拿着三个身份证和一个护照。

仅仅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手续。

当阿伯从他手里拿回身份证时，丛小波轻轻说：“你怎么是个乌鲁木齐人？也不想法换个身份证，临时的也行呵。”

” 丛小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显得特别热心地又说：“知道吗？对于咱们这种人来说，有时身份证比一切都重要。”

北京人排外，而这儿又恰恰是中心，一切的中心，所以，这不是个小事。

” 阿伯一时无话可说，并深深为自己的身份证上写着新疆乌鲁木齐而羞愧。

的确，在北京当总经理，又自称是高级文化人，可连个户口都没有，一掏身份证就露馅，真是不应该。

阿伯思索了一下，嘴上却说：“乌鲁木齐是个很美丽的城市，我生在那儿，也特别喜欢那儿。”

” “那你来北京干吗？” 阿伯脸红了，幸亏这一切都没有让欧阳京看见，他还一直以为我是文化部的呢。

阿伯心里不是滋味，他盘算着应该如何去搞一个北京的身份证。

一阵长笛声传过来，阿伯被这么优美的音色吸引。

寻声望过去，在喷水池旁有个高台，上边一个女人在弹着乳白色的钢琴。

她身边站着吹长笛的小伙子留着长发，他的音色很美，曲调悠长，不知为什么这一切竟使阿伯有些心酸。

文化人的命运怎么老是这么贱呢？他这样吹一晚上能挣多少钱？阿伯也曾吹过长笛，但他从未有过如此之好的音色，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背着那支“百灵”长笛走在北京的街头，他渴望学艺。

“怎么，不高兴了？” 丛小波拍拍阿伯，“其实我也没有北京户口，你知道我从大连来，要北京户口干什么？他们还是要帮我办，说只花几万块钱。”

” 阿伯说：“我是在看那个吹长笛的，这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 “怎么，心疼他们？” 丛小波指指钢琴和长笛，又说：“别怜悯他们，我与他们曾多次打过交道，那是一群臭猪，要怜悯还是多怜悯自己吧，而他们就该那样。”

” “你为什么如此恨他们？” “说起来你会觉得可笑，我妈当年就跟着一个弹琴的跑了。”

这类人干别的不行，但折腾这事，全他妈是天才。

” 阴谋已经形成了。

阿伯几乎是心情轻松地给陈晓明打电话约他出来坐坐。

陈晓明厌恶地说：“你算什么东西？也配以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是关于一个女人怀孕的事。”

” 阿伯笑着说：“而且她的贞操甚至有可能决定你的命运。”

” 阿伯在电话里边大笑起来，说，“你这种人说到底，还是没文化，为什么不能用头脑想问题，却老是爱用你的鸡巴？”

” 陈晓明竟然比阿伯先到，就在阿伯昨天与丛小波的妹妹丛小江聊天的同一个咖啡厅里。

阿伯下出租车时，看见他刚从自己的那辆“公爵王”里傲慢地向外挪着高大的身躯。

阿伯想，难怪丛小江那么爱他，仅仅凭着他的帅气，他的风度，他的钱财，女人们就会发疯的。

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娶丛小波的妹妹呢？他不会娶她的。

<<英格堡的冬天>>

阿伯在出租车里稍停了一下，等着他先进去。

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态比较轻松，就想：这大概是弗洛伊德给他的力量。

阿伯有意识地在宾馆的大厅里逛了二十分钟，估计陈晓明已经着急了，才慢慢进了咖啡厅。

当他在这个略显不安的男人面前坐下后，说：“你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吗？”阿伯不慌不忙地搅着杯里黑色的液体，用鼻子仔细地品味着，然后说：“味道真不错，你觉得呢？反正我感到里边蕴含着一个女孩深情的泪水。

” “你他妈有话快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陈晓明冷冷地说，“我见过的你这号人多了，如果是想威胁我，那么你就错了。

” “我见过的人比你少多了。

”阿伯宽厚地笑着，“但我见过丛小波和他的宝贝妹妹丛小江，不是我在威胁你，而是他们在威胁你

。你为人太不严肃，竟然把那个女孩的肚子给弄大了，而且又让我拿上了证据。

你想丛小波如果知道了，会让你继续这么高贵？你恐怕又得回监狱宣传队去吹双簧管，干你的老本行。

”陈晓明狠狠盯着阿伯，说：“你这小人，说吧，有什么条件能让你闭上你那臭嘴？” .....

## &lt;&lt;英格堡的冬天&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 九丹我与阿伯的冬天(代序)

九丹

一 奇迹就是在那个

时候发生的：一个男人穿着一件很长的深色风衣，戴着墨镜，步子很快，匆匆向我走来。

我一眼认出来，就是这个男人，这个阿伯。

那是2001年10月27日，在武汉最大的书店。

他左手拿着一本《乌鸦》，右手拿着一本《漂泊女人》。

他站到我面前对我说：“趁你现在休息的时候，趁你现在还没有走，趁那些记者都累了，在我买的两本书上签上你的名。

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那么不从容。

我觉得这一切果真就像是发生在一个电影场景里似的。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在这儿？他说是从网上得知，他是专程从北京赶来武汉的。

我说，听朋友说你这几年过得挺好。

他笑了笑，问，你呢？我说这你不都看见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仿佛都觉得拥挤的书店里，已经没有了别人。

他又说，我愿意把今天的这个见面安排得让你觉得意外，因为只有意外的东西才有戏剧性。

说着，他把两本书都放在我面前，帮着我把书翻开，翻到能签字的那一页。

我问该写些什么呢？他说什么也不要写，就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就行了，挺好的。

二 他写了一部叫《英格堡的冬天》的长篇小说。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在朋友那儿拿到了阿伯的这部书稿。

一看“英格堡”这三个字，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像湖泊那么广阔的忧郁，似乎记忆中的二十岁，那些像秋草、像落叶一样的日子又重新飘了过来。

渐渐地，英格堡的冬天笼罩了我，即使北京还很暖和，可是我仍然觉得看见了天空中飘着的雪花和在蓝天下面的洁白的原野。

阿伯已经很早就远离文学了。

在海南、在北海艰难地支撑着房地产业的时候，他枕边仍然放着他喜爱的诗集和一些现代派的小说家的小说，可是当我离开北京去了新加坡之后，他就不再与文学有任何关系了。

据说阿伯的日子过得非常好，有了车，有了公寓，有了别墅，还有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已不跟任何人谈论艺术和文学上的问题，只是经常和一些搞摇滚的人在酒吧这样无聊的地方纵情作乐。

据说阿伯只要睡完一个妓女，就总要让那个妓女意外地多得到几十块钱或一百块钱，有时在三里屯喝酒，喝完就大哭。

今天阿伯居然还写了小说。

第一页他是这么写的：“窗玻璃像镜子和湖水那样映出了她白色的身影，像是一片片银鱼在晃动。在烟雾里似乎夹着一种眼泪苦涩的气味。

两人刚才流出的汗水似乎永远不可能挥发干净了。

他坐在她对面抽烟，在刹那间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有关女人的真理，应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出的警句。

任何一个中央美院的功课极差的学生都能准确而讲究地画出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刚与某个男人做完爱的女人委屈而凄凉地躺在一张属于别人的、临时的小床上，她长长的头发散乱地飘洒在她黄色的胸前，肚腹上，以及枕头边。

” ……

<<英格堡的冬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